



610 施压 辽宁鞍山法院二次庭审药剂师

(明慧网通讯员辽宁报道)辽宁省鞍山市法轮功学员戴亚娟被鞍山市铁东区法院两次非法庭审,被庭审的时间分别是二零一六年十月十八日和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二零一六年十月十八日,维权律师在法庭上为戴亚娟女士做出了强有力的无罪辩护,指出: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不成立,指控的罪名不成立,当事人戴亚娟的行为不构成任何犯罪!

随后律师在法庭上出示了诸多证据来证明公安机关提供的所谓罪证漏洞百出,要求法庭无罪释放戴亚娟。在法庭上所有在场包括公诉人、法官在内都在默默地听着法轮功真相,没有人打断律师的辩护。

第一次庭审,因没有任何的证据和法律条文判定戴亚娟有罪,鞍山公检法在鞍山市“610”非法组织的施压下,只能再次编造证据,构陷戴亚娟女士。“610”是专门迫害法轮功的特务组织,类似纳粹盖世太保。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二次非法开庭。律师开庭前一天会见戴亚娟,戴亚娟跟鞍山市女子看守所的警察要纸写陈述书,她们不给,戴亚娟只能委托辩护律师代写陈述书递交法庭,并签字按上手印,当律师在开庭时递交法官孙慧婷时,孙慧婷怀疑真实性不接受。

开庭后,法官和公诉人突然改变了态度,和第一次庭审时大相径庭。不言而喻,他们是受到了上级的压力,对于这次审判就是一场“任务”。法官和公诉人多次打断维权律师的辩护,态度蛮横。戴亚娟在法庭上最后陈述说:我修真善忍,身体好了,也懂得了如何做个好人,你们却把一个好人与吸毒犯、杀人犯关在一起。

这次公诉人提供的所谓犯罪证

据是搜查录像。从公诉人提供的录像的整个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录像不仅不能证明戴亚娟有罪,反而恰恰说明了是公安机关办案的违法性和提供证据的虚假性。

一、侦查人员在搜查时未出示相关手续、未出示证件;

二、录像中,除戴亚娟三人外,所有人都是执法人员,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搜查笔录中所记载的“见证人”;

三、搜查过程中,戴亚娟一直被控制在卧室,直至10:41分画面回到卧室时,戴亚娟等三人均不见了,也就是说,戴亚娟没有见证搜查过程;

四、录像中没有当场清点证物、记录搜查笔录的记载,戴亚娟也当庭表示,录像中床上堆的书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

五、录像中,可以看到有不少与案件无关的书刊、物品,如通讯技术、电脑入门等,辩护人不知道这类物品是否被计算在了“证据”当中。

这份录像资料无可置疑地印证了本案取证方式已严重违法,因此所搜集的证据全部不具有合法性,不具有证据能力;卷宗中的搜查笔录形成过程不明,故而其记载不具有真实性!搜得的物品中,哪些属戴亚娟自用、哪些不是,无论是录像还是搜查笔录、扣押清单,都没有进行区分,统统打包在一起,这样做的目的不言自明!即使这些物品和书籍都是戴亚娟的,也完全是合法的。

审判长当庭向戴亚娟提出:法轮功修炼者是否劝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简称“三退”),就此问题想构陷戴亚娟。

对此,法轮功学员认为入党、团、队才是搞政治,“三退”是脱离政治。中国大陆的普通百姓,从上小学起,就被强迫举起右手发誓为共产主义奋

斗终生,从政治课、历史课到语文课、思想品德课,无不充斥着中共灌输的无神论,导致不信神佛的人们不信“善恶有报”的天理,而使得整个社会道德急剧下滑,人心不古,无恶不作。作为佛法修炼者,明悟“善恶有报”的天理,法轮功学员让人们脱离邪恶、让人们相信神佛的存在,是有益于人和社会的,这只是信仰的范畴,没有构成对任何人的危害,不构成违法,更不是犯罪。根据中国宪法第35、36条,信仰自由,传播、印刷、集会都应该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这次非法庭审提供的所谓录像证据只能作为执法者违法的证据。法庭提出的“三退”的问题恰恰暴露了中共的邪恶本质。

想借用录像和“三退”构陷戴亚娟是徒劳的!本案的关键证据,所有物证书证,未经公诉机关审查、未经法庭核实,被侦查机关直接统一销毁,让公诉机关、审判机关在法庭上追诉一个没有任何实物证据的案件,简直就是天大的笑话,那么通常意义上说,销毁证据意味着在刻意掩盖某些事实。急于销毁证据的只有犯罪分子,因为他们担心证据会证明犯罪事实,证据的存在对他们不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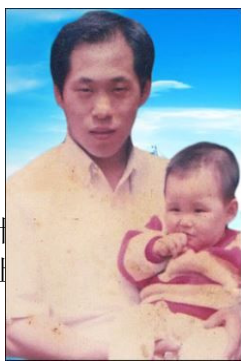
最高法刑诉解释明确地规定:“证据未经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但法律和本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所以,此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戴亚娟有罪,我们真心的希望,那些尚有良知的执法者能抵住“610”的压力,无罪释放善良的戴亚娟女士!



迫害十七载 好人一家不团圆

(明慧网通
讯员辽宁报道)

“海龙就快回来了，等他回来了，我就在外面租个房子，半年之内什么都不让他干，让他把身体好好养。”张文霞说。



申海龙和孩子

辽宁省鞍山市法轮功学员申

海龙被非法判刑的时候，小女儿才两岁，如今已出落的亭亭玉立，小姑娘从小就知道爸爸被关进了监狱，很小的时候当别人提到他爸爸的时候，她总是理直气壮的说：“我爸爸是好人，我爸爸没罪。”

爸爸在她心中的善良形象从来不曾改变，小姑娘小的时候经常因为想念爸爸而上火牙痛，痛得一边哭一边喊着：“我想爸爸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与接触人群范围的扩大，小姑娘渐渐的有了一些压力，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被老师问道：“怎么老看不到你爸爸？”性情开朗的小姑娘就哭了。

在那样邪恶的无处不在的政府所制造的谎言中，很多人依然是不明真相的，自己父亲所蒙受的千古奇冤有时候不但不会被同情，还可能会受到鄙视与非议，小姑娘的心中非常明白这一点，当被老师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她无法说明真相，只有沉默以对，那样的委屈会让她的有多痛？但无论面对怎样的压力，小姑娘的心中始终是明确的：爸爸是好人，是非常善良的人，他没有罪，是这个政府在对她的爸爸犯罪！

申海龙，看上去文静、文弱，在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之初，为了让被弥天谎言毒害的世人了解真相，他与另外几名法轮功学员魏志义、徐兆斌、李桂红、何晓秋、张莉冒着被迫害的危险于二零零二年二月十六日在鞍山进行了电视真相插播，此义举无疑让谎言的制造者——江泽民集团恐慌至极。对此，江泽民集团指使当地司法人员疯狂的报复，在二零零二年将他们绑架迫害，其中张莉被绑架后遭酷

刑迫害致死，刀伤遍体，气管被割开；魏志义、申海龙、徐兆斌、李桂红、何晓秋于二零零三年分别被非法判刑二十年、十八年、十七年、十五年、十四年。申海龙被冤判后关押到大连瓦房店监狱，二零零八年被转至大连南关岭监狱。

申海龙的妻子张文霞(没有修炼法轮功)，体弱多病，患有严重的腰间盘突出症。申海龙被非法判刑的时候，小女儿两岁，此前，张文霞的姐夫(也修炼法轮功)在警方不断的骚扰迫害中生病离世，她姐姐张文菊也因向世人讲清真相被非法劳教。姐姐的孩子当时也年纪尚幼，抚养两个孩子的重担就落在了张文霞的身上，对于一个原本家境就不富裕的体弱多病的年轻母亲来说，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

从大连南关岭监狱刑满释放的申海龙在狱中结识的朋友在探望张文霞母女的时候，带信给张文霞：二零一二年的时候，申海龙在监狱里有一段时间被迫害的相当的严重，情绪异常的低落，他说他当时都活不下去了。由于监狱消息封锁严密，我们无法知道他经历了怎样的精神与肉体上的折磨，一个为了让人明白真相而不惜冒死而为的人，是经受了怎样的残酷迫害才会有这样的想法？！张文霞得到这样的信息，神色中流露出了少有的担心与心疼。

张文霞的姐姐张文菊，也因为炼法轮功被两次非法劳教，在劳教所受尽折磨。张文菊在第一次被非法劳教的时候，她的儿子才八岁，结束劳教的时候，她的儿子跟着大人去接她，但始终没跟妈妈说一句话，直到晚上在入睡之前，才搂住妈妈忍不住放声大哭。一个小孩子面对久已不见的母亲做出这样的反应，让人很容易想到他幼小的心灵所受到的巨大打击与伤害，在母亲不在身边的日子，有可能面对的对母亲的非议以及我们想不到的连成年人都难以承负的一切！张文菊的丈夫在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的最初，在不断的骚扰恐吓中得了不治之症，过早的离世，年仅三十岁。

申海龙的妻子张文霞自己没有房子，一直跟母亲、姐姐住在一起。“海龙就快回来了，等他回来了，我就在外面租个房子，半年之内什么都不让他干，让他把身体好好养”，张文霞今年说这话的时候一副幸福的样子，却让人心酸。十四年的时间过去了，申海龙还要遭三年多冤狱了。漫长的十四年，美好的青春时光，申海龙、张文霞，一个在狱中遭受着生不如死的迫害，一个带着孩子含辛茹苦的等待。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一日，鞍山市千山区分局宁远治安派出所的副所长胡立军带领属下绑架了正在店里打工的张文霞，他们再一次对这个苦难的家庭雪上加霜。

在张文霞被绑架的时候，她的女儿正在母亲工作的店里，小姑娘目睹了这个过程中警察们所犯的一切罪行。当天下午，这些警察又绑架了申海龙年迈的母亲宋宝霞老人。老人家受到惊吓，血压过高，看守所拒收，派出所不得已将老人放回。另外，这些警察又将与张文霞同住的姐姐张文霞的笔记本电脑与台式电脑搜走，并试图绑架张文霞，因张文霞当时不在家中，故绑架未遂。宋宝霞老人为了避开被再次绑架，目前已流离失所，见到老人家的时候，她脸上挂着泪珠，这泪水中饱含着多少对亲人的牵挂担心与辛酸？！老人家这些年很不容易，在二零零一年的时候，因不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被非法劳教，自己的小儿子申海军(并不修炼法轮功)只是因为看过法轮功的书籍也被非法劳教，如今儿媳又身陷囹圄。

目前宋宝霞的家人仍不断被警察骚扰，张文霞仍被非法关押在鞍山女子看守所，张文霞正在念书的女儿，这个小小少年，两次向宁远派出所要人，与警察据理力争，未果。申海龙也仍在狱中遭受着严重迫害，希望所有的正义之士，以你们力所能及的行为，来共同制止这次对这个家庭的再度迫害，以及这场对千千万万个家庭的血雨腥风的完全丧失人性的迫害。